2.7 麥都思在字典中所舉的例句，大部份都是四書、重要史籍、名詩，很少有現代口語詞句。麥都思解釋說：「（閩南語）沒有一位有名的現代作家，有的只有古文的做作。」他又解釋爲什麼不自己造句的原因，是那樣的句子恐怕不是好的中文，引用不合法或不合習慣的句子可能誤導讀者。他希望日後編一本英漢字典，引用英國作家的句子，譯爲中文（當指閩南語而言），以便使讀者分清書面語與口語的區別（見P.10）。

麥都思的解釋可能只是遁詞。事實上他的目的並不是編纂一部口語詞典，只是一部以讀書音爲主的字典，所以不想引用太多口語詞句（頂多只有極少數俗諺）。並且筆者以爲麥都思的造句能力十分有限，這一點從其古句白譯可以發現。他在每句引用的古文句子之前逐字注上文讀音，在句後附上閩南語譯句，所有譯句都是生硬的譯法，不完全合乎口語習慣。

2.8 爲了讓讀者了解閩南語的地位，麥都思設了一章篇幅甚長的“Short Historical and Statis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Hok-kẻèn”（福建簡史與統計資料P.P.13—32），概述福建的歷史、地理、人口、俗說等。關於福建的歷史，麥氏敘述得很簡略，只提到唐末、五代之間的黃巢、王潮、王審知，至於和漳州關係最重大，被漳州人崇拜爲「開漳聖王」的陳元光則隻字不提。

2.9 麥都思這本字典所代表的方言，麥都思在序言（P.10）中已

清楚地說明是漳州方言，這一點從他的音系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對照就不言可喻。但漳州也有許多方言，到底這本字典或《十五音》代表著那一個方言？依杜嘉德《廈英大辭典》序言（P.8）說，麥都思這本字典「記的是漳州音（更精確的說，是漳浦音）」，從現代方言來看，似乎這種說法八九不離十。

3.《十五音》的音讀

3.1 麥都思字典最珍貴的地方應該是替《十五音》記下音讀。謝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是一本韻書。中國自古以來沒有一套標音符號，其標音的唯一方法是製作韻書。福建的韻書，從明末的《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1526？）；林碧山《珠玉同聲》（1688？）；黃謙《彙音妙悟》（1800），到謝秀嵐的《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一直都是三字反切法。

3.2 三字反切法是由傳統二字反切法脫胎而來。傳統二字反切法是：

上字（聲母）＋ 下字（韻母，聲調）

二字反切法因爲下字包含韻母和聲調，故所需韻類甚多，並且切語用字不固定，所以非常難學。但三字反切法將下字中的聲調成分抽離出來，故成爲三字。其切語順序亦不同。十五音系韻書的切語順序是：

上字（韻母）＋ 中字（聲調）＋ 下字（聲母）

把聲調抽離之後，韻類就變得少多了。不但如此，閩語韻書所用的切語都有一定用字，並有一定順序，所以非常容易學習，只要熟悉這些固定的切語，並且明白其關係就沒有切不出的音、找不到的字。所以這些切語便已經有音標的功能了。

3.3 十五音的切語如下：

・五十字母（韻母）

君堅金規嘉　千公乖經觀
沽嬌稽恭高　皆巾姜甘瓜
江兼交迦檜　監艍膠居ㄐ
更禪茄梔薑　驚官鋼伽閒
姑姆光門糜　嗅箴爻扛牛

・十五字頭（聲母）

柳邊求去地
頗他曾入時
英門語出喜

・八音（聲調）

上平　上上　上去　上入
下平　下上　下去　下入

漳州音無下上（陽上），《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以上上（陰上）補足，雖稱「八音」，其實只有7個聲調。總計《十五音》的「音標」共有72個。

這種標音法雖方便於教學，但這些「音標」只是音類的名稱，而不是音值的紀錄。當音類發生變動，或音值發生變化，我們便不能確定其音讀。這時我們就必須根據現代方言或當時的文獻來擬定其音值。

3.4 麥都思這本字典是漳州音最早的羅馬字紀錄，並在序論第32頁至64頁對《十五音》的切法及音類、音值有非常詳細的描寫和敘述。這本字典成書於1831年，距《彙集雅俗通十五音》出版的1818年只有13年。並且依麥都思的序言說，他開始研究「福建方言」正好是1818年。所以我們可以說麥都思和《十五音》的作者謝秀嵐是同時代的人。因此這本字典的紀錄，就成了研究《十五音》，即十九世紀初期的漳州音最寶貴的資料。

3.5 我們現在就根據麥都思的描寫，參照現代漳州方言資料，來考證「十五音」的音讀。本文所引用的現代漳州音資料，主要有：董同龢（1960）、中嶋幹起（1977、1979）、周長楫（1986），詳細請參閱卷末本文「參考書目」。

3.6 十五字頭

聲母，傳統閩語韻學稱之爲「字頭」（zi7　thau5），麥都思譯爲initial。

麥都思對於「字頭」的描寫如下：

1. 柳 l〔l-/n-〕出現於非鼻化元音之前。依筆者審音，所有閩南語的l-，幾乎是個濁塞音〔d 〕，只有在低元音之前，稍帶流音性質。董同龢《廈門方言的音韻》描寫廈門音的l-時說：「 l的阻塞成分比一般的邊音多，有時接近塞音。閩南人學英語

，往往不容易分別late 和 date，原因在此。」㉛閩南語的濁塞音b-d-g-阻塞度甚低，大約等於m、n、ng除去鼻音成份。事實上b-d-g-歷史上也是m-n-ng-去鼻化的結果， d-因爲阻塞度低，音質上類似l-，所以閩南語n > d 之後便和l-混同爲〈柳〉母，就系統上說，b-m，d-n，g-ng是成對的關係，所以「柳」母在系統上歸入塞音應較合理，只是宥於一般習慣，都標爲l-罷了。

n〔n-〕出現於鼻化韻之前。麥都思說：「（柳母）跟鼻化韻（nasal final）連接時，l大量混入鼻音，而聽到類似 n的聲音。」換言之，《十五音》同一字頭的聲母，麥都思根據其音值，析爲l和n 。此一觀念亦應用於「門」b／m，「語」g／ng二母，聲母數因而多出三個。

2.邊p〔p-〕

3.求k〔k-〕

4.k'h〔k'-〕k的送氣音。麥都思說：「發音時在k和接下的母音之間有一股強烈的呼氣。」

5.地t〔t-〕

6.頗 p'h〔p'-〕p的送氣音。麥都思說：「在p和h之間插入一個省略符號“，”以表示p並未如英語的philip被軟化（即f）㉜而是保存著它的自然聲音，h是在母音之前的一般送氣。」

7.他t'h〔t'-〕t 的送氣音。麥都思說：「t 並未如英語 thing 被h軟化（爲日），而像德國人或荷蘭人初學英語讀這個（th）音一樣。」

8.曾ch〔ts-〕像cheap 的ch。

9.入j〔ʒ-〕麥都思說：「j 的聲音非常輕，如法語的j，或

類似英語pleasure,precision,crosier等的s 那樣的聲音。」依麥都思的描寫，「入」母是個舌面濁擦音，但依現代方言紀錄，漳州的「入」母字多半標爲 dz-，即濁塞音，遇齊齒音時爲舌面濁擦音dʒ-。依筆者觀察dz和z是個不定分音，大約輕言時爲z-，重言時爲dz-，標爲z或dz均無不可。本書標爲j-。

10.時s〔s-〕普通的s聲音。

11.英 〔ɸ-〕無聲母。麥都思的標音，在齊齒音之前另加 y-，在合口音之前用w-。

12.門b〔b-〕非鼻化韻之前。

m〔m-〕在鼻化韻之前。

13.語g〔g-〕非鼻化韻之前。

gn〔ng-〕鼻化韻之前。

14.出ch'h〔ts'-〕ch的送氣。麥都思說：「在ch和母音之間有強烈送氣。」

15.喜h〔h-〕，麥都思說：「（喜母的）h 送氣比英語更加強烈。當它和五十字母第1〈君〉、4〈規〉、7〈公〉、10〈觀〉、11〈沽〉、27〈艍〉韻結合，即w，o 之前時，顯得接近f的聲音。」但依筆者觀察，只有在u- 之前才會有微弱的雙唇擦音〔Φ〕（並非f ）出現。在 o 之前（如沽韻ou）不應有f音出現。

依麥都思所述，漳州音的聲母系統如下：

p邊	p'h頗	b，m	門
t地	t'h他	l，n	柳
ch曾	ch'h出	s 時	j入

k求　　k'h去　　g，gn 語

a,e,i,o,u,w,y英　　h 喜

麥氏承襲了「十五字頭」的音位觀念，但在符號上把b／m，l／n，g／gn分開標示，共得十八音。又開口音之前加y，合口前用w標示，如統統計入，則聲母數將可多達二十個。

麥都思的標音方式大部份被杜嘉德的《廈英大辭典》（1973）所承襲，但有部份改良，如送氣符"'h"雖說是爲了避免和英語ph，th的弱化音混淆，就漳州音而言卻是不經濟的標示法。所以杜氏改爲ph，th，kh，又gn改爲ng，w，y二個沿襲英文習慣的介音也改爲i-，u-，並無不可。但杜氏ch卻又分爲ch和ts，合口介音分爲 u-，o- ，顯然是一種退步。詳見第五章杜嘉德《廈英大辭典》。

3.7 五十字母

韻母，閩語傳統音韻學名稱叫「字母」（$zi^{7}bo^{2}$），麥都思譯爲 final，今漢語語言學的西文譯名亦同。

漳州《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韻母有五十個，稱「五十字母」。五十字母中每一個字母都有字，是眞正五十個韻，不像《彙音妙悟》，雖號稱五十字母，其實有兩個韻「有音無字」，實際只有四十八韻。由此看來，十九世紀初期的漳州韻母比泉州韻母多出二個。

麥都思對「五十字母」描寫如下：

1.君kwun〔-uɨn〕，麥都思說：「"君"韻音似koo-un，而發爲一個音節」，麥都思的記音相當精細，依他的符號系統第一

號高元音〔i〕寫成e，〔u〕寫成oo，二號元音〔I〕寫成 i，〔U〕寫成u，如當成介音，齊齒以e表之，合口以w表之。所以〈君〉韻的實際音值，依照麥都思的記音應讀若〔wʊn〕，實際上可能是〔uɨn 〕。原始閩南語〈君〉韻應於介音之外，有個微小的主要元音ɨ。麥都思於此提供了一個文獻紀錄。

2.堅keen〔-iɛn／ian〕，麥氏描寫此韻音爲「ke-en或 ke-yen〔kiɛn〕，有些人的發音似ke-an〔kian〕」。就音位上說，"堅"應是"干an"的齊齒韻，可以標爲／ian／，其a元音的上移，可解釋爲受到i和n的雙重影響。麥都思的記音顯示當時這個音位有〔iɛn〕和〔ian〕兩個讀法，這個記音與筆者所知的現代漳州音相符。㉝

3.金kim〔-im／iɪm〕，麥氏說這個韻「像kimbo裏的 kim，有些人讀爲 ke-im〔kiɪm〕，快速發音爲一個音節」。麥都思的描寫近於事實。依筆者對台灣漳州腔的觀察／im，in，ing ／三個音位，只有／ing／還有許多人讀爲〔iɨng〕，入聲讀爲〔iɨk〕，部份變爲〔Ing／Ik〕，至於／im，in ／則絕大多數讀爲〔Im，In〕，麥氏記錄了當時漳州音有〔Im／iɨm〕〔In／iɨn〕兩讀。有元音ɨ的讀法，當屬保存較古的形式。

4.規kwuy〔-ui〕，麥都思描寫說這個韻「音似英語quiet裏的qui，或者有拉長，讀如 koo-wy，但仍爲一音節」。麥都思的描寫令人迷惑，quiet今音〔kwaiət〕，但〈規〉不可能讀如kw-ai，否則就和〈乖〉同音了，大概十九世紀初quiet 的發音是〔kwiet〕。wy很明顯的該讀〔ui〕不會是〔uai〕。麥都思此韻的標音也不統一，在舌音及齒音之後標爲-uy，其餘標爲-wuy ，〈

.英〉母標爲 wy ，又本韻的鼻化韻32〈褌〉在舌根音之後標爲 wui^{ng}-，在齒音及h-之後標爲ui^{ng} ，其餘標爲-ooi^{ng} 。標音方式最爲混亂。綜合起來理解，本韻應和現代漳州音沒有什麼不同，當讀爲〔-ui〕，但可能有些人讀爲〔-uɨi〕，在u和i 之間有個微小的元音ɨ，有如「君」韻的uɨn一樣。

5.嘉kay〔-ɛ〕，麥都思說這個韻「的 a 讀如care中的 a，或bear，wear等字裡的ea，」那便是ɛ不錯了，但爲什麼a之後還要加個y，而不直接標爲ka 呢？這大概是怕被人讀成〔ka〕的關係。若然，則其行文應該說「ay 讀如care中的a」才對。按現代漳州音，絕大多數的方言本韻都讀爲-ɛ㉞而沒有韻尾，從漢語聲韻學來看，本韻源自中古假開二，也不會有個韻尾-i，所以本韻讀爲-ɛ，應無疑問。

6.干kan〔-an〕，麥都思說「音如義大利a的音，如far,father的a。」這個a現代英語發爲後元音，在現代漳州音應是央元音。

7.公kong〔-ɔng〕，麥都思說「音如（英語）congress中的cong。」按congress 現代美語雖讀爲〔kaŋgres〕但英國英語則讀爲 〔kɔŋgres〕，從拼音上看，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應接近現代英語而非美語。從閩南語的音系來看，公koŋ、江kaŋ有音位上的對立，證明十九世紀初期英國倫敦音congress不可能讀如現代美國音。但英語沒有〔kong〕和〔kɔng〕的對立，閩南語也沒有這個對立，並且（西片）漳州音並沒有ɔ，只有o和ou，所以這個「公」韻的音值雖然是〔-ɔng〕，但在音位上可以標爲 / -ong / 。

8.乖kwae〔-uai〕，麥都思說「音如 koo-wae，讀爲一音節。」當讀〔kuai〕不錯。

9.經keng〔-ɛng / iɛng〕，麥都思說「音如lengthen中的l-eng」，則「經」讀爲kɛng 不錯。麥都思又說：「有時讀如 ke-eng」則爲〔iɛng〕。證諸現代漳州音，完全一致。

10.觀kwan〔-uan〕，麥都思說「音如 coo-wan，而爲一音節。」即〔kuan〕。

11.沽koe〔-ou〕，麥都思說「音如我們英語toe和hoe的韻母。但不同的是開口較大（full mouth），寫出來像 ko-oo這樣的音。」現代英語 toe〔tou〕，hoe〔hou〕的韻母是〔-ou〕，二百年前大概也差不多。麥都思所謂full mouth的意思是說「沽」韻的發音較〔-ou〕大，相當於〔-ɔu〕。這也是事實。現代漳州音，東片讀爲 〔-ɔ〕，西片約自漳浦以西均讀爲〔-ɔu〕，音位上標爲-ou。這個-ou〔-ɔu〕正如麥氏所描寫的比英語〔-ou〕較爲full mouth。

12.嬌 kẗaou〔-iau〕，麥都思說：「這是個有三個元音的複元音；即me中的e、far中的a、及bull中的u，合起來音如ke-ya-ou讀成一個音節。」用國際音標翻出來，當如〔-iau〕，音位上可以寫成 / -iau / 。

13.稽Key〔-ei〕，麥都思說：「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音，有時聽起來像ke-ay〔kiɛ〕，但通常是像法語的 e，或像dey〔dei〕或bey〔bei〕中的-ey。……這個韻跟5.嘉kay不同，那個音比較平（flat），像care中的a〔ɛ〕；也跟39伽 kay不同，那個音像fate中的a。」現代英語dey、bey中的ey和fate中的a都讀〔ei〕

，無法分別，但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這兩套音可能不同， dey、bey 的韻母有個-y，可能是ei，而fate並無韻尾音符，所以筆者擬想，當時的音應該是：〔fe:t〕，而不是〔feit〕。這樣一來13.〈稽〉的韻母應讀爲 〔-ei〕，39.〈伽〉應讀〔-e〕，與〈伽〉音近的嘉應讀〔-ɛ〕。

從現代方言資料亦可印證麥都思的記音不錯，詳細參見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淵源與音讀〉（3. 3. a ），茲引周長楫（1986）的方言資料，以明嘉、稽、伽三韻之不同。

	家《嘉》	雞《稽》	買《稽》	袋《伽》	拔《伽》
漳州	kɛ	ke	be	te	pe ʔ
長泰	kɛ	kue	bue	te	pue ʔ
龍海	kɛ	ke	be	te	pe ʔ
華安	ke	ke	be	te	pe ʔ
南靖	kɛ	ke	be	te	pue ʔ
平和	kɛ	kɛ	bɛ	te	pak ʔ
漳浦	kɛ	kiei	biei	te	p ʔ
雲霄	kɛ	kei	bei	te	pe ʔ
東山	ke	ke	be	te	pe ʔ
詔安	kɛ	kei	bei	tɤ	pe ʔ
漳平1	kɛ	kie	bie	tie	pie ʔ
漳平2	kia	kei	bei	tie	

由上面的資料，可知漳州大部份〈嘉〉韻都讀-ɛ，嘉、稽、伽三韻有分的都是ɛ ，ei，e的分別。至於另生出介音i，可說是變體。麥都思紀錄〈稽〉韻有人讀kiɛ ，從上述資料來判斷，當

指漳浦，,或漳平而言 。

14.恭keung〔iong〕，麥都思說這個韻「跟young同韻，有人寫作keong，與song押韻。」young 現代英語讀〔j 〕，與〈恭〉不同，在閩南語〈恭〉韻字只有讀i ng或iong，若讀爲iang〈則應歸入〈姜〉韻矣，所以十九世紀初期的英語young 的發音可能是〔jung〕㉟，與youth〔ju 〕的元音正好相應。但現代漳州音的恭韻，依董同龢記龍溪音（1960）、中嶋幹起記東山音（1977），都讀如〔-i ng〕，和麥氏所述與song 押韻相合。但因漳州無ɔ元音，音位上可記爲iong。

15.高ko〔-o〕，麥都思說：「這個音正好和co-equal中co同音。」現代英語co-equal〔kou-i:kwal〕的co 音〔kou〕，便和「沽」koe〔kou〕混同。麥都思的「高」韻只標“-o”一個元音，不可能是複元音〔-ou〕 。並且現代整個閩南語，從未聽過有唸「高」爲-ou 的，都是-o，或展唇的-r，泉州文讀- 白讀-o，都是單元音。可見十九世紀的 co，應當讀〔ko〕，而不會是〔kou〕，這點從其拼音法可以得到印證。英語co讀〔kou〕 應當是晚近的事。

16.皆kae〔-ai〕，麥都思說：「在這個韻裏，a音如far中的a；e音如me中的e〔i〕，合成一個音節。」即〔ai〕。

17.巾kin〔-in／iin〕，麥都思說：「音如英語 kin〔kIn〕；有時拉長，音如ke-yin。」17.巾和3.金是一組，只有韻尾的差異，元音都一樣。其實際音值，應該是〔In／iin〕。

18.姜keang〔-iang〕，麥都思說：「這個韻的元音可以分開

，音如ke-yang，讀如key〔ki:〕接anger的前半〔 ej-〕，如ke-y-ang〔kiang〕。」

19.甘kam〔-am〕，麥都思說：「音如kam（crooked彎曲）或camlet〔k mlit〕（駱駝毛和絲混紡的布）。」現代英語 anger，camlet的a都讀如〔 〕，十九世紀的英語可能讀〔a〕。

20.瓜kwa〔-ua〕，麥都思說：「音如 koo-a，短音，尾音如papa的a。」

21.江kang〔-ang〕，麥都思說：「（元音）a如far的a 。」

22.兼keem〔-i ɛ m/iam〕，麥都思說：「複元音，音如ke-y-em，有些人唸ke-yam。把key〔ki:〕和them的em〔 ɛ m〕合起來，唸快一點，就成key -em〔ki ɛ m〕。」依周長楫（1986）的方言資料，整個漳州區，占、鹽等字都讀〔-iam〕，沒有讀〔-i ɛ -m〕的。但麥都思描寫得很清楚，並以yeem標這個韻，相信他的發音人大概有人眞的把這個韻讀成〔-i ɛ m〕。

23.交kaou〔-au〕，麥都思說：「a音如far裏的a，ou如pound〔paund〕的ou。譬如cow這個字，前頭有個a，念成ca-ow〔k-au〕，就能發出這個音。」

24.迦kea〔-ia〕，麥都思說：「這個韻的元音是分裂的，好像ke-ya，a音如far裏的a。」英語沒有介音i-，所以像姜〔-ia-ng〕，迦〔-ia〕這樣的音，麥都思說“are divided”。

25.檜koey〔-uei〕，麥都思說：「本韻的發音已清楚表示出來了，它音如ko-wey〔-oei〕，或如cc-agent的合音co-a〔-oe f，嘴巴特別轉動。」麥都思的標音是koey，ey已在13.稽證明音

讀爲〔-ei〕，檜爲稽之合口，當讀如 〔-uei〕，其理甚明。漳州音多開合相對，-ei 跟-uei正好成對，但39伽〔-e〕，卻沒有-ue 和它成對，可以推測 -ue 和 -uei 混同了。猶如後世稽 ei 和伽 e 混同一樣，當時 -uei 和 -ue 已經混同。混同之後的實際音值，參照現代漳州音應是-ue〔-oe〕。

26.監k^{n}a〔-aN〕，麥都思說：「這是一個鼻化音，（元音）如far中的a。…」傳統國際音標一般標成〔-a〕，本文爲求打字上的便利，所有鼻化符皆作N，下同。

27.艍koo〔-u〕，麥都思說：「音正如鴿子哭的 coo〔ku 〕」。

28.膠ka〔-a〕，麥都思說：「音正如cart中的ca。」

29.居ke〔-i〕，麥都思說：「音正如keep中的kee。」

30.ㄐkew〔-iu〕，麥都思說：「音正如英文字母q 的發音，又像curious中的cu，或如ke-yew讀成一個音節。」

31.更 kai^{ng}〔-ɛN〕，麥都思說：「音如5嘉 kay，轉入鼻音，^{ng}寫在上端，表示並非完全的音，只是通過鼻子發音；a 音有如care〔k ɛ r〕的a，i音如marine〔mə'r͡in〕的 i。」照麥都思本條說明後段描寫，〈更〉的發音應該是〔k ɛ iN 〕才對。但說明文前段卻又說是〈嘉〉〔k ɛ 〕的鼻化音，顯然矛盾。依現代漳州方言資料，〈嘉〉〈更〉都以 爲元音，並無韻尾i，看來這個韻的正確音值應該是〔 ɛN〕。麥氏音標ai只是表示〔 ɛ 〕的舌位在 a 和 i 之間，不是雙元音。本條說明文末句可謂蛇足。但若從貫時比較的立場看，也許「更」有 ɛN／ ɛ iN 兩個來源，當時並存於漳州的方言。

32.褌kwui^{ng}〔-uiN〕，麥都思說：「本韻音類似4（規）k-wuy ，但收以鼻音，而且彷彿消失於鼻內（按即鼻化元音之意）。它也可以寫成kooi^{ng}，這個小^{ng}並無完全的音，只表示鼻音存在。i音如marine中的i。」

33.茄këo〔-io〕，麥都思說：「這個音可以分開（按即複元音之義），如ke-yo所示的音，發出來像geometry的geo音。」

34.梔kee^{ng}〔-iN〕，麥都思說：「音如29（居）ke，而轉爲鼻音。」

35.薑këo^{ng}〔-ioN〕，麥都思說：音如33.〈茄〉këo，轉鼻音，如ke-yeo^{ng} 所示的音。」依現代漳州音，其實際音值應是〔-iɔN〕，西片漳州音無獨立的 ，只有 ou〔-ɔu〕，所以音位上可以歸爲 -ioN 。麥都思這節說明是站在音位立場立論，實際音值「薑」不一定只是「茄」的鼻化，〈薑〉元音的舌位應較低。

36.驚kë^{n}a〔-iaN〕，麥都思說：「音如24.〈迦〉këa ，帶鼻音。注意不要用完全的n來發音像ke-na，而是像këa，或ke-yna，通過鼻子發音。

37.官kw^{n}a〔-uaN〕，麥都思說：「與20（瓜）kwa 同（部位），但收强烈鼻音，像koo-wna一樣。」

38.鋼ke^{ng}〔-ng〕，麥都思說：「這個音有人寫成ko^{ng} ，有人寫成ku^{ng} ，不過這差異無關緊要，因爲本韻並沒有任何元音，讀如k^{ng}。插入元音（指e）主要目的是爲了便於記聲調。」換言之，38〈鋼〉的e^{ng}，和42〈姆〉的u^{m}中的元音符號 e、u都只是爲了方便記聲調所設的虛符，但爲什麼本韻不標成 u^{ng} 以求統一，卻要標成 e^{ng} 和34.梔kee^{n8}類似以致易於混淆？還有麥都思說

有人標成 koı^{ng}，只是符號不同。但本韻現代漳州音長泰讀爲〔-ɔN〕，龍岩讀成〔-oN〕㊱。可見38鋼標成 -o^{ng} 並不是「無關緊要」（immaterial），它可能標示的是〔-oN〕音，而不是〔-ng〕音。

39.伽 kay〔-e〕，麥都思說：「本韻非常類似5（嘉）韻〔- 〕，本字典用同樣的字母表示兩個音。但仔細檢驗，便可發現其中不同，第5〈嘉〉韻的字比較像 care〔kɛr〕中的a〔ɛ〕，但39〈伽〉韻，比較像 fate〔feit／fe:t〕中的 a〔e〕，跟 gay〔gei／ge:〕、may〔mei ／me: 〕同韻。如本文13〈稽〉中的說明所舉現代方言資料可知，39〈伽〉的元音是e ，如麥氏所描寫，這個 -e 比較類似5〈嘉〉-ɛ ，因爲兩者都無韻尾。但伽〔e〕和稽〔ei〕主要元音相同，現代漳州音並且多已混同何以麥氏不作比較？顯然麥氏認爲 e和ei二音相差較遠。不過仔細檢閱內文，麥都思常把「稽」韻和「伽」韻的字混淆，看來e、ei混同的情形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經發生。

40.閒kae^{ng}〔-aiN〕，麥都思說：「音如16.〈皆〉韻kae，但收有鼻音。」

41.姑 k^{n}oe〔-ouN〕，麥都思說：「與11〈沽〉韻（-ou）同，但轉鼻音。」其實際音值當爲〔-ɔuN〕。原文韻目誤作「沽」。

42.姆u^{m}〔-m〕，麥都思說：「發音時嘴唇不打開，有點像皺縮音take'm中的m。它實際上只有一個m音，沒有任何母音在其前或其後，像無所謂的人回話時，懶得開口一樣。」

43.光kwang〔-ua^{ng}〕，麥都思說：「（本韻）是由官話方言

借來的音，可發成koo-wang，成一音節。」本韻字大部份是官話音，但並不全是，如「嚾」（-uang^{1}）則可能是本地土產，並非官話。

44.閂 kwae^{ng}〔-uaiN〕，麥都思說：「（本韻）音似第8（乖）韻kwae〔-uai〕，轉入鼻音如 koo-wae^{ng}。」麥都思將這個「閂」字讀作關門的意思kwae^{ng} mooi^{ng}，另「關門」讀作 kw^{n}a mooi^{ng}，但依《彙集雅俗通十五音》，kuaiN 音無字，「閂」讀作uaiN^{1}，注「門聲」。「關」字則入「官韻」，音kuaN^{1}，例：「關門」。由系統上看來，漳州「關」當讀kuan，讀kuaiN乃混入廈門音，麥都思將這個廈門音用「閂」字來表示，未知有何根據。

45.糜m̈oey〔-ueiN〕，麥都思說：「音如25〈檜〉韻 k̈oey，但以鼻音爲始。」

46.嗾k^{n}ëaou〔-iauN〕，麥都思說：「音如12〈嬌〉韻këaou，轉鼻音。」

47.箴chom〔-om〕，麥都思說：「本韻裏的o較響亮（按指開口較大），如在chop〔tʃɔp〕（的o），與sombre〔sɔmbə〕的s-om同韻。但發音時嘴巴相當開（full）。」可知箴韻的實際音值，同於現代漳州方言的〔-ɔm〕，但因漳州 o、ɔ互補，可以歸爲一個音位，故標爲 -om。

48.爻g^{n}aou〔-auN〕，麥都思說：「音如第23（交）韻 kaou，但以鼻音爲始。」

49.扛k^{n}o〔-oN〕，麥都思說：「音如15〈高〉韻ko，而以鼻音始。」oN（扛）與ouN（姑）對立。但今台灣漳州音混同爲ɔN，無法分別。

50.牛gnew〔-iuN〕，麥都思說：「音同30（ㄐ）韻，以鼻音始。」

以上我們忠實地依據麥都思的舉例說明，將其羅馬拼音譯爲國際音標。其結果和現代漳州方言完全吻合，以現代漳州方言印證麥都思的記錄已見拙著〈漳州三種十五音的源流與音讀〉（收入彙編（洪惟仁1993）第二集）此處不贅。由此可以確定麥都思的記錄是極爲可信的了。

3.8 十五音的韻母系統

麥都思對《十五音》五十字母的描寫十分精細，但他所採用的拼音符號相當混亂，同一字母可以表示好幾個音，同一音也可以用不同的符號表示。我們現在將之譯爲國際音標，便有了一個清晰的眉目。但這套國際音標仍然相當偏重於音值描寫，沒有做過音位處理，所以顯得十分繁瑣。比如／i／ 即有〔i〕和〔I〕兩個音，其實i和I並沒有音位上的對立，I 只出現在〔Im〕、〔In〕或〔iIm〕〔iIn〕，從音位論的立場，i、I可以併爲一個音位，而標爲i。

又如麥都思又有〔uʊn〕、〔iaʊ〕中的 元音，這個ʊ和u 也是互補的，可以併爲-u音位。

麥都思的合口介音在「檜」韻記爲-m̈oey，但在「觀」韻卻又標爲-wan，從音位的觀點上，m̈oey其實可以標爲wei，才能使合口介音統一地以-w-來標示。

其次是方言差的問題，麥都思的羅馬拼音，其實是包容著方言差的，也就是說，一種拼音容許有不同的讀法，比如以下幾個韻，麥都思同時列舉了不同的音值：

兼kèem〔i ɛ m / iam〕

堅kèen〔i ɛ n / ian〕

金kim〔im / iɪm〕

巾kin〔in / iɪn〕

經keng〔ɛŋ / i ɛŋ〕

參考現代漳州方言，兼、堅其實和姜三韻是一組，金、巾、經三韻是一組，可以標成：

兼	-iam	堅	-ian	姜	-iang
金	-im	巾	-in	經	-ing

這裡問題比較大的是「經」韻。「經」韻字的現代漳州音十分紛歧，依周長楫（1986）有這些讀法：

-ing：漳州市、長泰、龍海、華安、南靖（皆在漳州府東片）。

-in：漳平（-ing的變種）

-ɛng：平和、漳浦、東山（漳州府西片）

-ieng：詔安（ɛng的變種）

-ian：雲霄（ieng的變種）

爲了音位系統的整齊，我們姑且以-ing爲代表來標示十五音的「經」韻。

經過這樣的音位處理，我們將《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韻母系統整理如左列用TLPA音標標示，並與麥都思的拼音（右列）對照列表於下（TLPA標＋五十字母＋麥都思拼音）：

〔-a部〕

舒聲：

a膠a	am甘am	an干an	ang江ang	aN監^{n}a
ia迦ëa	iam兼ëem	ian堅ëen	iang姜ëang	iaN驚 ^{n}a
ua瓜wa		uan觀wan	uang光wang	uaN官w^{n}a
ai皆ae				aiN閒ae^{ng}
uai乖öae				uaiN閂wae^{ng}
au交aou				auN爻^{n}aou
iau嬌ëaou				iauN嘄nëaou

入聲：

a?膠ǎh	ap甘ap	at干at	ak江ak	aN?監nǎh
ia?迦ëah	iap兼ëep	iat堅ëet	iak姜ëak	—
ua?瓜wǎh		uat觀wat	uak光wak	—
—				—
uai?乖waěh				uaiN?閂wae^{ng}h
au?交aoůh				—
iau?嬌ëaouh				iauN?嘄ëaou^{ng}h

〔ɛ部〕

舒聲：

ee嘉ay				eeN?更ai^{ng}

入聲：

ee嘉ă̍y　　eeN?更ai^{ng} h

〔e部〕

舒聲：

e伽ă̍y

ei稽ey

uei檜oey　　ueiN糜^{n}öey

入聲：

e?伽ă̍yh

—

uei?檜öe̍yh　　—

〔i部〕

舒聲：

i居e　　im金im　　in巾in　　eng經eng　　iN栖een^{ng}

ui規wui　　uiN禪wui^{ng}

入聲：

ig居ee̍h　　ip金ip　　it巾it　　ek經ek　　iN栖ee^{ng}n

—　　—

〔o部〕

舒聲：

o高o　　om箴om　　ong公ong　　oN扛^{n}o

io茄　　iong恭ėu^{ng}　　ioN薑ėong

ou沽oe　　ouN姑noe

入聲：

og高on　　op箴op　　ok公ok　　oN扛^{n}o̍h

io?茄 h　　iok恭 uk　　—

—　　—

〔u部〕

舒聲：

u艍oo　　un君wun

iuㄐew　　iun牛new

入聲：

u?艍ooh

—　　—

〔o部〕

舒聲：

m姆um　　ng鋼e^{ng}

—

入聲：

—

以上按主要元音a, ɛ ,e,i,o,u 及N（音節化鼻音）的不同分部，每部又按開齊合的順序排列，舒聲韻在上，入聲韻在下，以虛線相隔，舒聲與入聲各排列於互相對應的位置上，若無相對的入聲，則以“—”線表示從闕。

由於十五音系韻書都採取舒入同韻的編排方式，因此上表中舒聲韻共有五十個，即相當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的五十字母。

麥都思字典雖然是根據《彙集雅俗通十五音》編纂，但他並沒有按十五音系韻書的習慣採「舒入同韻」的方式，將舒入聲韻尾的不同歸於聲調的範疇，而是按照歐洲人的習慣，將入聲韻分別以-h，-p，-t，-k標記，陰入不記調號，陽入另記調號，如此則-h，-p，-t，-k尾既是韻尾符號，並且也兼負表記聲調的功能。

依字典p.38所列的對照表，整理爲上面的韻母表，我們可以發現，沒有入聲的韻共有16個。易言之「舒入分韻」的結果，共得84韻。

麥都思的舒聲韻完全參照《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但〈伽〉（-e）和〈嘉〉（-ε）都用 ay表記，只在前言中加以說明，我們不太確定麥都思的拼音將二韻加以混淆的眞正用意，但可以確信麥都思是了解二韻之間的分別的。因此麥都思字典的舒聲字母可以說和《彙集雅俗通十五音》一樣有50個。

但《雅俗通》五十字母中，沒有入聲韻的高達21個，若按舒入分韻的方式編排，則全部只有79韻。這個數字未必能夠反應實際語言，恐怕有些口語中的入聲韻被漏收了，麥都思的字典多出5 個入聲韻，顯示麥都思不是純粹抄襲《雅俗通》，他也努力在蒐集一些《雅俗通》所漏收的詞素，這是麥典比雅俗通更具文獻價值之處。但杜嘉德認爲那些不是根據十五音而來的口語詞彙非常可疑，沒有參考價值，筆者以爲這個評斷有失公允。

3.9 八音（聲調）

閩語韻學傳統，將平上去入四聲按聲母清濁造成的聲調分化，分爲清濁或上下，四聲各分二類，故得「八音」。戚繼光的福州韻書題爲《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以「八音」爲書名，其實福州音只有七種聲調，戚書仍「掛羊頭賣狗肉」地稱之爲「八音」。可見所謂「八音」，其實不過是「聲調」之義而已。

漳州音對聲調的處理沿襲了《八音字義便覽》的傳統，將聲調分爲「八音」，其名稱，依麥都思的紀錄，有如下述：

上平　tsioN^{7}　peeN^{5}
上上　tsioN^{7}　siang^{7}　，或通稱「上聲」siang^{7}　siaN^{1}
上去　tsioN^{7}　khi3
上入　tsioN^{7}　zip8
下平　ee^{7}pe N5
下上　ee^{7}siang7　，與上上同稱「上聲」。
下去　ee^{7}khi3
下入　ee^{7}jip8

以上「八音」中，上上與下上同調，合稱爲「上聲」，共得七音。

接著，麥都思詳細描寫這七個聲調說：

1.上平：如其調名所示，是個溫和的平板調，沒有任何費力，溫柔地吐出最平常的樂音。不升不降，沒有強調，沒有不自然。故不加調號，如：君kwun。

2.上上：如其調名所示，是個高而尖銳的聲音，用力而迅速，故加銳聲符（accute accent），如：滾kwún。

3.上去：是個低啞的調子。好像從喉嚨急速吐出，然後緩緩持續。中國人稱之爲「去聲」，說是：如水之流去不復返。故加重音符（grave accent），如：棍kwùn。

4.上入：急促收束的聲音。有點像上聲快速發音急速停止。用一個短音符加以分別。以母音結尾（陰聲）時加-h，如kǒh，koh；如以子音結尾（陽聲）時，-n 的入聲用-t，如：君 kwun: 骨 kwut；-ng的入聲用-k，如：經 keng，激 kek；-m 的入聲用-p，如：甘 kam: 鴿 kap。

5.下平：是個屈折調，先低後高，發音時稍作延長，再轉他調。有似英語嘲諷的口氣，或高喊“indeed！”的調。如：群，有人標爲kwǔn，爲印刷便利，標爲 kwûn。

下上：與上上同，合稱「上聲」。

下去：是個低、長、單調的調子，有似上去聲，但不沙啞低沈，故以水平線表之。如：郡kwūn。

下入：是兩個調子的結合。急促如上入，屈折如下平，故以垂直線表之。如：kàh，kàt，kàp，kwùt。

麥都思對漳州音的描寫和我們所知的現代漳州音相當符合，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描寫方法：

1.他只分高、低調，上去和下去都歸低調，沒有中調。

2.他只分平板調和屈折調，升說「升」，降則以「用力」表示。低降調以沙啞形容。

3.開尾入聲只說「急促收束」，沒有提到是否有喉塞音，似乎認爲急促收束自然就附帶喉塞音韻尾了，所以不必說明。

依麥都思的描寫，參考現代漳州方言資料㊲，可以擬定十九世紀初期漳州音的七種聲調調值用三調階法表示如下：

上平：33	下平：12
上聲：31	
上去：11	下去：22
上入：2	下入：12

3.10 音位觀念與標示法

麥都思對傳統閩南語聲韻學有充份的了解。他的標音符號採用馬禮遜博士的官話字典所使用的英文式拼音法，但其音位觀念則接受了傳統的「十五音」音位觀念，只是爲了適應英文字母，不得不有所調適。譬如：他描寫了傳統的十五「字頭」（聲母）之後，說：「十五聲母（initials），用我們的拼音法（orthography）標示如下」（P.33）：

l and n	柳
p	邊
k	求
kh	去
t	地
p'h	頗
t'h	他
ch	曾
j	入

s 時

a, e, i, o, u, w, and y 英

b and m 門

g and gn語

ch'h 出

h 喜

然後按英文字母（English alphabets）順序，將所有24個不同的initials列出來：

a, b, ch, ch'h, e, g, gn, h, i, j, k, k'h, l, m, n, o, p, p'h, s, t, t'h, u, w, y.

這裡所謂 initial，只是英文拼音法中在音節前頭第一個出現的字母，和「字頭」的意義不同。一個「字頭」可能包含幾個initials。由此看來，麥都思完全接受了傳統十五音的觀念，但爲了歐洲人實用的目的，用不同的羅馬字標示同一音位。「門、柳、語」三字頭，在鼻化元音之前是鼻音m, n, ng, 在常音之前爲b, l, g, 「英」字頭在合口音之時用w，在齊齒音之時用y ，其餘不加字母，這些只是同一音位變體，麥都思以較偏向音值的符號加以分別，但在音位觀念上仍認爲只有十五個聲母。這種兼顧理論與實用的作法，比起一些以實用的目的扭曲理論或以理論强行規範實用的學者，不知高明多少。

麥都思對聲母的處理方式也一樣用到處理韻尾，他在描寫了「五十字母」之後，列出一個個羅馬字拼音與五十字母對照的音節表，從表中的對照可以看出，麥都思將同一字母，分爲舒聲與

入聲，用不同的韻尾符號標示。如：

舒聲	入聲
-ϕ	-h
-m	-p
-n	-t
-ng	-k

麥都思在「上入」聲的說明（P.52）中說：

「中國人認爲這些不過是聲調的變化，因此字母的拼法不必有所不同。這是完全正確的，當韻尾是元音或複元音時，入聲只是其他聲調的急速停止。……當韻尾是輔音-m，-n，-ng 時也一樣，考慮到這些字母的結構形式，我們將發現『入聲』只是他們的急促停止而已。因之，-n韻尾是舌尖抵住牙齦，氣息通過鼻子，而-t的發音方法完全一樣，只是氣息沒有通過鼻子而已。…」

由這段話可以了解，麥都思認同傳統聲韻學的觀念，把舒聲和入聲的韻尾不同歸入聲調的變化，只是爲了實用的目的，用偏向音值描寫的不同符號加以區別而已。

麥都思進一步解釋他的拼音法造成韻母數增加的結果（P.38）的一段話，充份說明他爲適應歐洲人的習慣調整其拼音法的用心，他說：

「這些對中國人來說只不過是聲調的變化而已，但是歐洲的書寫法要求拼法的變化。促聲韻不採用相同的字母，根據不同的韻尾而有所變化。」

漳州話的元音系統，依照上節的分析可以歸納爲6個，即：

i　　u

e　　o

ee　　a

但是麥都思的符號系統卻遠爲複雜。依其說明，可以列表如下：

y，ë，e（i）	w，oo，oe（u）
im（I）	wun，oey，aou（ɤ）
ey ，ai，ay（e）	o，eung（o）
ëen，eng，ai，ay（ee）	a，eem（a）

以上不但將同一音位的變體分別用不同的符號表示，如將 i 或 u 音各分爲兩套，並且同樣的元音，用不同的符號標示，完全承襲了英語拼音的缺點。後來出現的羅馬字閩南語辭典不再採用其拼法，可說是當然的選擇了。

關於鼻化元音的處理，麥都思也別出心裁。他將鼻化音以三種方式標示（P.38），茲抄錄於下：

一、n_a〔aN〕　　$n_{ëaou}$〔iauN〕

$_ë n_a$〔iaN〕　　n_{aou}〔auN〕

$w n_a$〔uaN〕　　n_o〔oN〕

n_{oe}〔ouN〕　　n_{ew}〔iuN〕

這一類用一個小n標在介音或元音之間，或介音之前。

二、ai^{ng}〔N〕　　$_ë o^{ng}$〔ioN〕

wui^{ng}〔uiN〕　　e^{ng}〔ng〕

ee^{ng}〔iN〕　　ae^{ng}〔aiN〕

wae^{ng}〔uaiN〕

這一類用小ng標在字尾右上角。

三、u^m〔m〕　　moey〔muei〕

這類用小m 標在右上角，或用字頭的鼻音來含蓋元音的鼻化。

麥都思的拼法，在鼻音字頭之後仍然保存元音的鼻化符，亦即雙重標示。只有「糜」韻（moey）鼻音字頭之後省略了小 n。

我們想不出鼻化元音非得分成三種標示法不可的道理，也無法理解爲什麼有些鼻音聲母之後的鼻化符可以省略，而有些又不可以省略。

馬禮遜、麥都思等人的英文式拼音法，造成許多不便和混淆，衛三畏（Samuel，W.Williams）編“Chinese Repository”時，從1835年 8 月起每一年都提出一兩篇論文倡議改革，直到1842年，他終於發表“New System of Orthography” 提出具體的方案，“Chinese Repository”雜誌才全面改用羅馬式拼音法。以後羅啻（Doty）、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編廈門音字典便不再採用麥氏拼音，而採用音標較簡化而音值較固定的羅馬式拼音。麥都思的英文式拼音法遂從此沒落。

不過麥都思所創用的聲調符號，被後來的研究者所一致採用，甚至客語、潮州語字典也採用做爲調類符號，不稍做改變，即使日本假名也採用其調符但稍作調整而已。由此可見麥都思的開山工作仍受到重視，後來者並未爲了改革而完全否定他所創下的傳統。

註釋

①溝口靖夫：《東洋文化史上の基督教》P.357。

②Medhurst 前書P.314。

③George Smith：“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 ”P.202。

④Medhurst：前書P.314。

⑤Medhrust：前書P.283。

⑥Medhrust：前書P.283—294。又溝口：前書P.359—360。

⑦Medhrust：前書P.359—365。

⑧Medhrust：前書P.367—369。又溝口：前書P.360—361。

⑨Medhrust：前書P.575。

⑩溝口：前書P.361。

⑪Medhrust：前書P.575。

⑫Medhrust：前書P.576。

⑬比屋根安定：《支那基督教史》P.236。

⑭仝上。所謂馬來文6種不知如何算法。依麥氏前書，1836年，以前已有11篇，何以一生只著6篇。

⑮楊森富：前書P.350—376。

⑯賈保羅：《聖經漢譯論文集》P.7。

⑰海恩波著陳翼經著：《基督與中華》P.81。

⑱本節主要參考楊森富：前書第十八章《中華聖經翻譯史》。

⑲參見村上嘉英：“W.H.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istics”1965。

⑳參見E.C. Bridgman（裨治文）“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1841年出版於澳門，序文轉載於Chinese Repository Vol.XI，March 1842，P.159。

㉑Medhurst：“Dictionary of the Hok-K̍èèn Dialect”前言，P.6。

㉒Medhurst：前書序言PP.6-7。

㉓見Medhurst：Chinese Repository卷6：143.July 1837 ，收錄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的note。該note署年1931年7月29日，衛三畏序亦提到排版開始於1831年。

㉔S.Wells Williams（衛三畏）：麥都思《福建方言字典》序，P.3—4。

㉕S. Wells Williams（？）：1832年7月份Chinese Repository卷6：109—110，有關麥都思“An English and Japanese，and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的簡介。

㉖參見1843年9月份Chinese Repository卷12：497。

㉗前文：P.498。

㉘Medhurst：“A Dictionary of the Hok—k n Dialect”P.2。

㉙參見1842年3月Chinese Repository卷11：159，轉載。

㉚村上嘉英：“W. H. 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enri Journal of Religion Dec. 1965，卷7：63。

㉛董同龢《廈門方言的音韻》，收入《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

集》P.277。

㉜括弧（ ）的字爲筆者所加以便讀者理解。

㉝參考董同龢《四個閩南方言》龍溪部份，P.852 ，中嶋幹起《閩語東山島基礎語彙集》P.26—38。

㉞參照本書第三章周長楫（1986）

㉟依Eugere J. Crook 譯自 Richard Jordan's "Handbook of Middle English Grammar：Phonology" （P.174），中古（16世紀）英語 young 寫作 yong音〔jujg〕。依麥都思字典，young 的發音應爲〔juj〕。

㊱參見周長楫（1986），P.76。

㊲周長楫（1986）附表二《四市十九縣閩南方言今聲調對照表》。本書第三章註⑤引用。

參考書目：

Chinese Repository（以下簡稱C.R.該雜誌大部份報導文章皆不署名，作者當爲主編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自1832年5月至1851年8月共發行20卷。

——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R.卷7：113—121。

——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by E. C. Bridgman. Maccao，S. Wells Williams, 1841, Super—royal octavo，P.P.728" C.R.卷11：157—161，March，1842。

—— "英華韻府歷階or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in the court dialect. by S. Wells Williams. 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C. R. 卷15：145—150．Mar，1846。

—— "Alphabetic Language for the Chinese. disadvantages of their present Written character；inconvennience and difficulties of introducing a new language；with remarks on the importance of an alphabetic language，and means of introducing it" C.R.卷4 ：167—172，Aug，1835。

—— "New orthography adopted for representing the sou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by the Roman alphab-

et，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in the dialects of canton and Fukien" C.R.卷11：28—44，Jan，1842。

W.H.Medhurst1838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with E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 1838，London：John Snow，reprinted in 1973 by Scholarly Resource，Inc．Delaware．

———1837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ëen Dialect" Macao：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30 "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 Japa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Batavia。簡介載 Chinese Repository 卷2：109—111，July 1832。

———1843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1843 Batavia，簡介載 Chinese Repository 卷12：496—500，Sep．1843。

———1843 "Remarks on the Name of Jesus" Chinese Repository 卷12：449—456，Sep．1843．

George Smith1917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ph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muel Couling1917："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Shanghal：Kelly and Walsh Limited．

村上嘉英：1866〈プロテスタント宣教師の閩南語研究——異民族傳道と言語の問題〉，《日本文化》44：52—72。

————1971〈白話字の變遷と閩南語譯聖書—プロテスタント文書傳道についての覺書〉，《やまと文化》（日本文化）49：96—118。

———— "W.H.Medhurs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enri Journal of Religion 7：59—63。

平凡社

1982《アジア歷史大事典》東京：編者出版。

佐伯好郎

1949《支那基督教の研究4：清時代の支那基督教》，初版，1979覆印，東京：名著普及社。

矢澤利彥

1973《中國とキリスト教》東京：近藤出版社。

比屋根安定著

1940《支那基督教史》東京：生活社發行。

溝口靖夫著

1941《東洋文化史上の基督教》東京：理想社出版部。

楊森富編

民國57年（1968）《中國基督教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麥都思（W.H.Medhurst）

1837《福建方言字典》澳門：英國東印度公司出版部。

羅啻（E.Doty）

1853《翻譯英華廈腔語彙》（Anglo — Chinese Manual With Romanized Colloquial in the Amoy Dialect）廣州：S. Well Williams出版。

董同龢
民國48年（1959）〈四個閩南方言〉《史語所集刊》30本。
李如龍、陳章太
1991《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中嶋幹起　鳴
1977《閩語東山島方言基礎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藍清漢
1980《中國語宜蘭方言語彙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言語文化研究所。
周長楫
1986〈福建境內閩南方言的分類〉《語言研究》2（11）：69—84。
張振興
1992《漳平方言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Eugene J. Gook
1974 "Hand book of Middle Enghish Grammar：Phonology" by Richard Jordan, translated and revised by E. J. Crook, Mouton, the Hague, Paris.

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
1873《廈英大辭典》（Chinese — 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f Spoken Language of Amoy）London：Glasgow.
台灣總督府
1907《日臺大辭典》，台北：編者。
1931～32《台日大辭典》台北：編者。
衛三畏（S. Wells Williams）
1842 "New Orthography adopted for representing the sounds of Chinese Characters." Jan 1842, Hongkong Chinese Repository 11：28—44。
。
羅常培
1932〈廈門音與十五音的比較〉《廈門音系》：50 — 54。
王育德
1969《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學博士論文。
1968〈十五音にっいて〉東京東方學會《國際東方學會會議紀要》13號。
洪惟仁
民國85年（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1990〈漳州三種十五音之源流與音讀〉《台灣風物》40. 2 ，收入《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二冊解題。